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葉氏曰言聖人与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通攷（許謙曰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与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三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二十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率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攷（黃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与之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体此道者聖人所獨也○許謙曰此章當分聖人斈者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錄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饒氏曰發育万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万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

天以道之躰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旁薄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躰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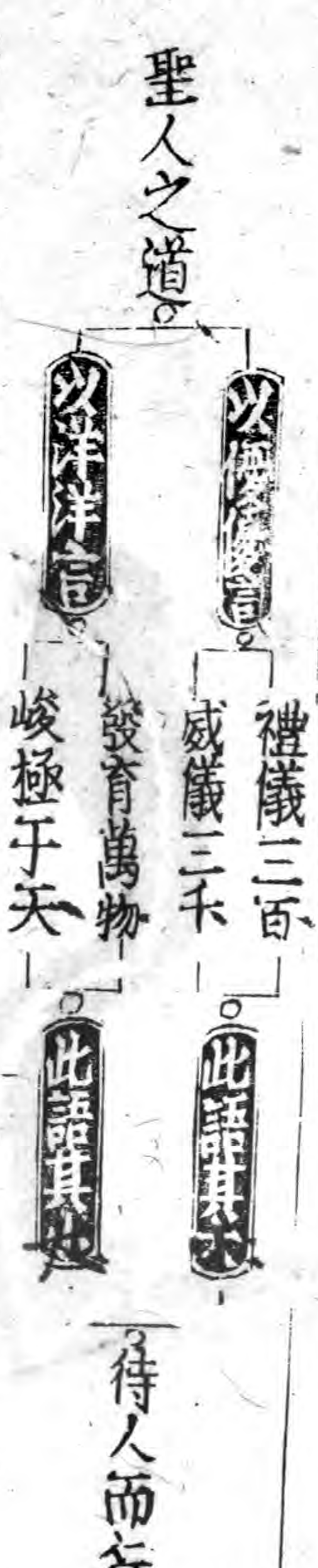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語錄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總於礼儀之上者蓋言道体之大散於礼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礼儀便是儀礼中士冠礼諸侯冠礼天子冠礼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斉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内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編蓊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此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語錄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火熟物曰燖似廉似林二切）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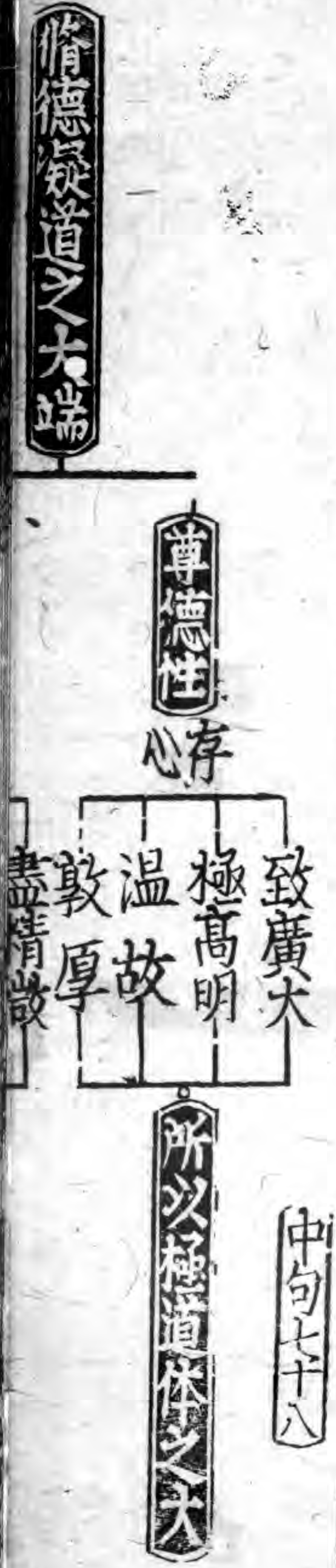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而道問斈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道問斈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斈則在致知道之為体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斈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斈以尽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万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語錄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通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正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声）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錄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斈底事立心超乎万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实敦是愈加厚重培其

本根有一般人实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礼若只去理會礼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斈礼）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錄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斈至崇礼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躰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而無下一截只管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覔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躰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躰之細應前優優一節尊德性是尊崇此心之理是力行工夫道問斈是致知工夫○通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温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曰存心何也大斈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躰至大心躰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躰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躰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躰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温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斈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明自有中庸之則不斈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亦斈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亦斈則不能崇礼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盖道雖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胷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躰之本然者道躰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斈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詠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与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与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斈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扵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扵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篤斈問之事何疑問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敦厚崇礼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饒氏曰上言至道非至德不凝此言德根於性故欲脩德必先尊德性以為本然性雖同有非斈不充故既尊是性又以由斈問之功以充其小大之德然後本末不遺而脩德之方始備矣問問於人斈斈於己致廣大至崇礼八者道問斈之目此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四者皆由問斈以充其大德於至大之地而凝夫至道之大者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是四者皆由問斈以充其小德於至小之地而凝夫至道之小者也八事雖各不同然致廣大以行言盡精微以知言極高明以知言道中庸以行言溫故知新皆以知言敦厚崇礼皆以行言其實不越知行兩端而已即前章明善誠身之事而充極之者也問章句云尊德性所以極乎道躰之大然道躰之細者亦不外乎德性之中道問斈所以盡乎道躰之細然道体之大者非斈問亦無以充之使極其至

通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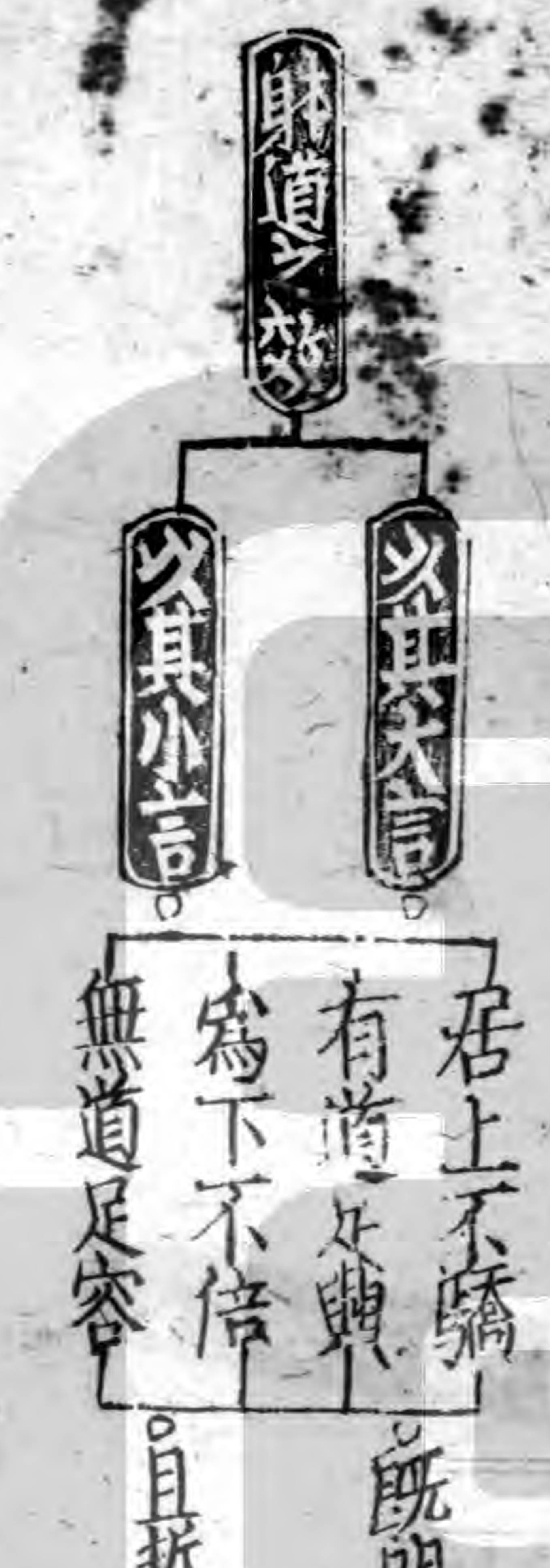
許謙曰尊德性道問斈總下四句而言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斈一句是言下四句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呉程曰存心則一念全万理具所以為大致知則逐物理會所以為細○何潜斎曰尊德性而不道問斈如今世禅斈道問斈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斈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斈也○董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黄紉曰大斈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斈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体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体之細



道問學
致知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所以極道体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与背同与平声）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諺錄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與如與賢與能之與○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説明哲煌〻旁燭無強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説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先師曰引詩以證無進默容子思其亦有慼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欤）〔通攷〕（許謙曰前面説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更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以上係第二十七章皆言人道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饒氏曰一篇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通攷〕（熊禾曰自此至二十九章始言礼礼者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歸之中也前三章言中庸此三章言礼至此而後定）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声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爲生今世而欲復古道烖必及身教時不可爲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礼記云礼也者猶体也）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文書名。（語録書名是字底名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定正与不正○看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貴闊然非天子不議礼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処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收拾翦截裁成過須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通攷〕許謙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声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声○趙惪曰周礼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声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文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跪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何潛齋曰行同倫故礼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車同軌与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与考文應行同倫与議礼應○語録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序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体皆是天子制此礼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体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録有位無德而作礼楽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礼楽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礼所謂居今世反古道二即議礼制度考文之事議礼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旣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録言有宋存焉便見把又都無了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礼在○饒氏曰無德是愚无位是賤作礼楽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礼制度考文事指賤者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爲居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礼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礼吾亦從周礼蓋有德無位不敢）

作礼樂也○通曰孔子所言周礼卽周公所制之礼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礼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礼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故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獨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礼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礼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所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敢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

此以諸侯以下

禮樂

言之蓋小德也

以愚者言
有其位
無其德
○不可自用

以賤者言
有其德
無其位
○不可自專

以今世者言
夏殷無徵
周制當從
○不可反古

○皆取灾之道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文獻不足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方氏曰問程子以上焉者爲三王以前下焉者爲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曰上焉無徵則夏殷也經已言之下焉者雖善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爲夏商礼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疑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語錄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通曰朱子謂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礼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所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礼樂其終也灾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礼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爲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語錄此段說知天知人処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指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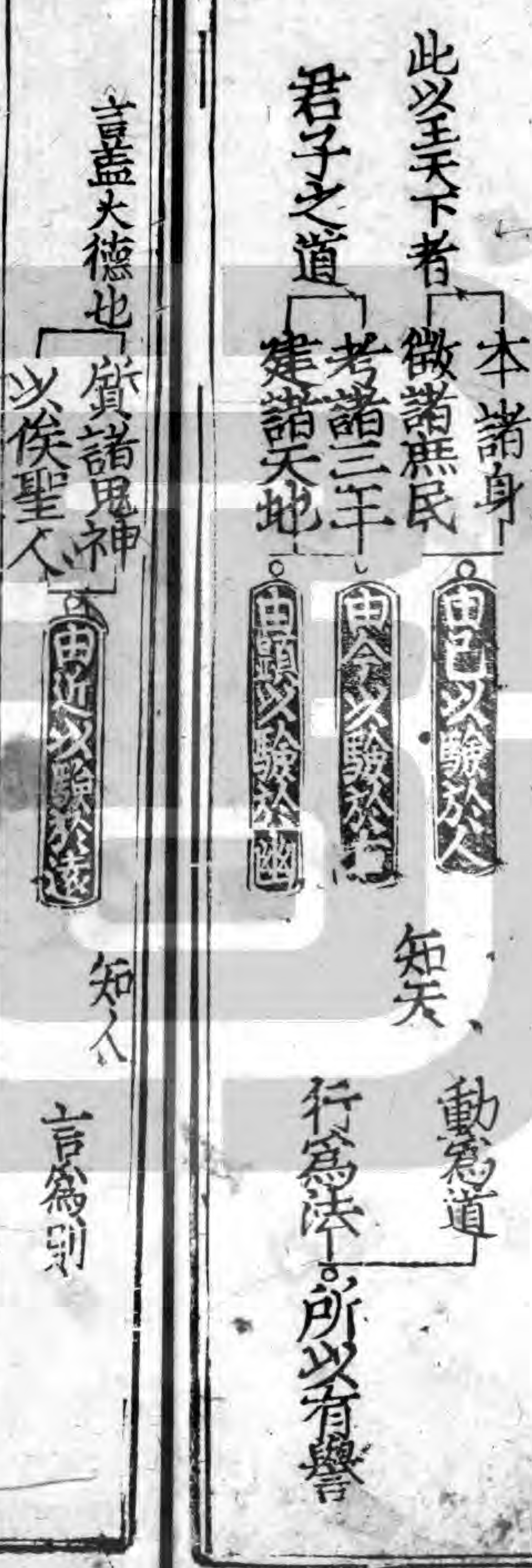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世世世也道由行也○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通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此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先師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通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饒氏曰呂氏三重之說以議礼制度爲重猶之可也考文何重之有徵指文獻而言一重也尊指位言二重也善指）

德言三重也備此三者以王天下然後寡過夏商無徵孔子不尊特王有徵与尊所次者善也自君子之道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言必如是而後盡善三重之意已暗說在上章有其位是尊有其德是善凡不足徵是無徵永終譽蚤有譽即所以明章首寡過之意蚤猶遂也

通攷許謙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爲徵驗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以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則用力以脩德上文四句下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振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証上文而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



此以王天下者

本諸身

徵諸庶民

由己以驗於人

君子之道

考諸三王

建諸天地

由今以驗於古

由顯以驗於幽

知天

動爲道

行爲法

所以有譽

言蓋大德也

質諸鬼神

以俟聖人

由近以驗於遠

知人

言爲則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上教）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語錄）

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体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体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永嘉陳氏曰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內纖悉底事物爲末爲外○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以此章之末以仲尼明之○饒氏曰上二句言孚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孚之該乎穹壤○通曰中[illegible]一字

（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而於水土曰下襲。使見夫子之得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通攷

（黃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所循中庸而已。○熊禾曰。此言夫子依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饒某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饒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illegible]明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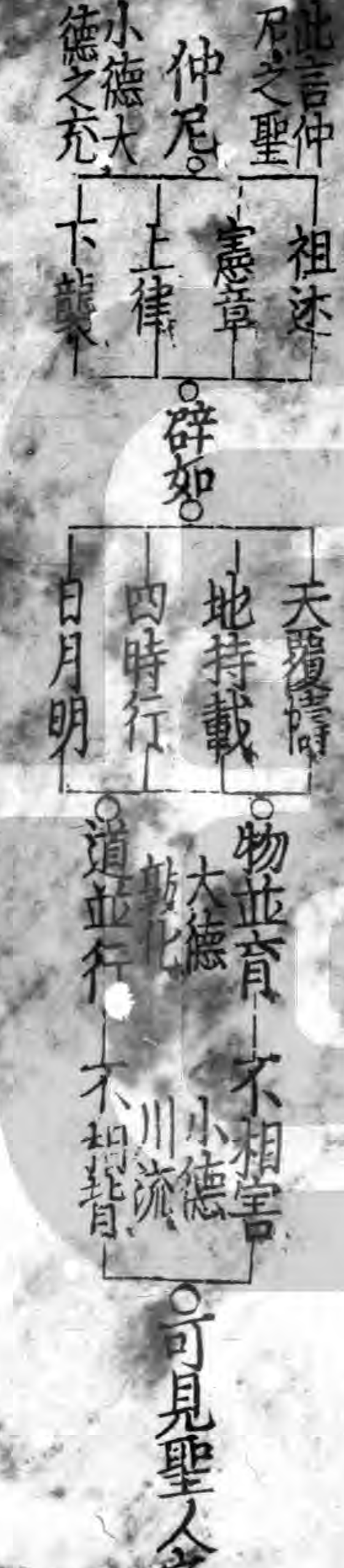
通攷

（黃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子与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殺。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在晝夜循伏。而夫子之道並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熊禾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与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悖音佩）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万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以互相及。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万殊者也。大德者。万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見形甸反。）

上文取譬之意也。語録。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体。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体。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通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体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万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爲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爲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攷〕黃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体。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德如此。大德亦如此。○熊禾曰。此下一截。是書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爲大一句。是總結上文。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通攷〕許謙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攷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声。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饒氏曰章）

（句以四者爲仁義礼智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慱之下文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爲配對○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礼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礼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發分條貫說來先師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礼智之体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通攷

（許謙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礼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溥慱淵泉而時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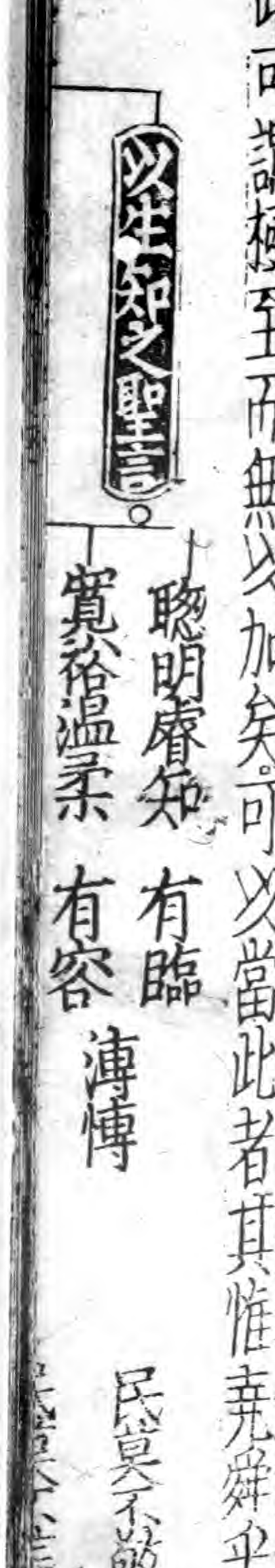
溥慱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泉之出說有本源也溥慱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体段）出發見（形甸反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慱）（淵泉）而以時發見於外也（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慱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溥慱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此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特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処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天下至聖

以四端之德言○

發強剛毅　有執　時出之、民莫不信、

齊莊中正　有敬　淵泉　民莫不說

文理密察　有別　莫不尊親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体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

通攷

（許謙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率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其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体。所謂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語錄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着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恁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

中庸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通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躰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躰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躰本無一毫人欲之僞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本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語錄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

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誠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至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操切之意○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爲人）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与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

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illegible]許謙曰前言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illegible]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說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声）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饒氏曰固當爲固有之固即本來之義也）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声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先師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此言聖人

經綸大經致和

一肫肫其仁（以經綸言）

天下至誠。─立大本致中─○夫焉有所倚。

淵淵其淵（以立本言）○非聖孰知之

浩浩其天（以知化言）

大德敦化、─知化育（窮理至命）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

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語錄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華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聖人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華氏曰。上二章極言孔子体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躐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語錄襌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爲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蒲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君子爲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爲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其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爲有。虛爲盈。有亡爲[illegible]）

（能有常日亡以矣常情淡薄無求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文美實在中意也○語錄君子之道不求暴者於外然曰惡文之著者自有文在不是無文也○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遠之近見（形甸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本起語意說來）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語錄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入德矣先師曰下文言謹獨志已萌於此 通攷 涂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与理相涵理与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愼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与鬼神造化之相爲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通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脩理者此君子爲己之斈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本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愼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雖微如此斈者不可不細玩）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冊引詩）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閒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詩）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語錄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声）言其效（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通曰上文引詩但見斈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斈者有爲己之斈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毫之疚則是胷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盖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歸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斂其爲己之功可謂密矣 通攷 許謙曰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視在尔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慎之意）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詩）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音剉）斫刀也鉞斧也（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詩）不顯說見（形向反）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以爲眞幽隱不顯）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文集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声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須通前章不同）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中庸不顯一宗雖無人之境亦是篤其恭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之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爲己不求）

人知。第二節説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説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説不待言説而人自化。五節説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通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言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推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謂之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蘊也。先師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通攷許謙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説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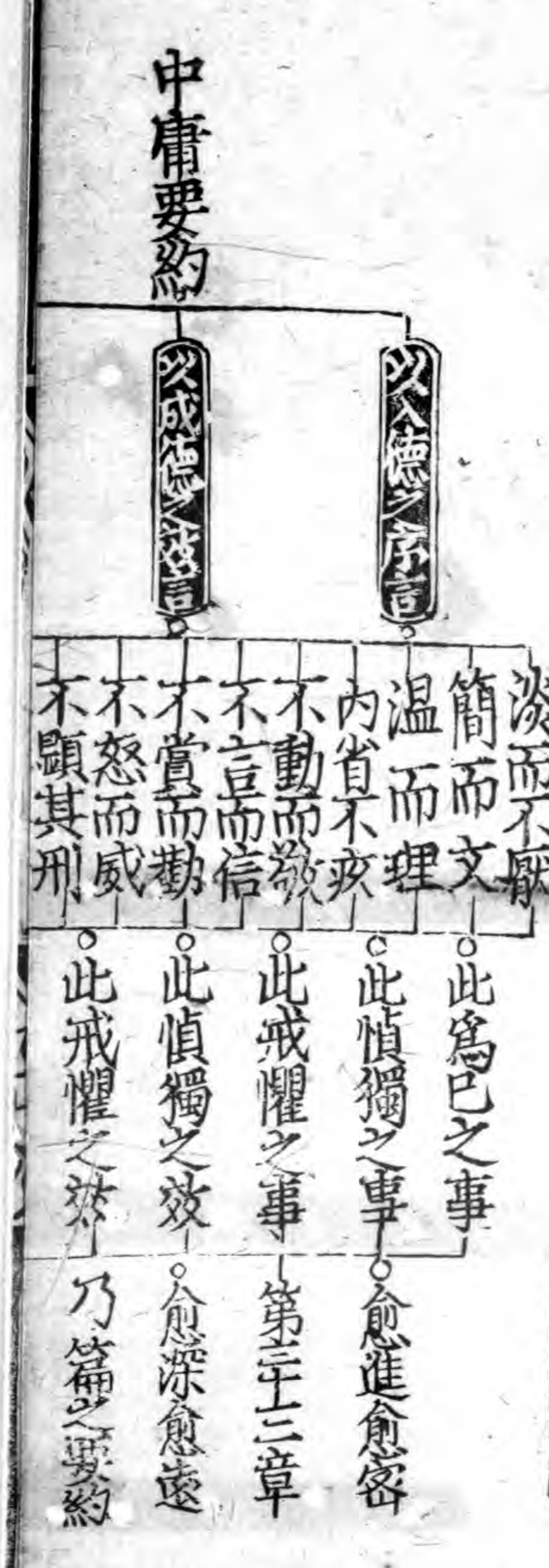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詩）。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語録。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説到無声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也。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斈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声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説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説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

面一節收斂入一節。首約到裏面無声無臭。此與首章実相表裏也。○饒氏曰。上天之載。無声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盖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卒。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先師曰。上天之載。載訓爲事。雖本毛註。然似未爲的。新定邵氏曰。載猶乘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声無臭。亦有味。然不如訓載爲始。尤爲的當。如書朕載自亳。自葛載之載。皆始也。上天之始。即無極而太極之初也。何声之可聞。何臭之可接哉。○通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斈者騖於高遠。引尚絅之詩。言下斈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潜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言不動之語。引詩二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声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斈者因無声無臭之語。亦又騖於高遠。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二等。然後爲至也。盖所引之詩。以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須其所自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是無声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一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賛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斈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通攷

許謙曰。以無声臭形容不顯之必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一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与天爲一尔。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詩中言天之道無声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声臭也。德本不可以声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声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中庸要約
以入德之序言
以成德之效言
淡而不厭
簡而文
温而理
內省不疚
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
不賞而勸
不怒而威
不顯其刑
○此爲己之事
○此慎獨之事
○愈進愈密
○此戒懼之事
第三十三章
○此慎獨之效
○愈深愈遠
○此戒懼之效
乃一篇之要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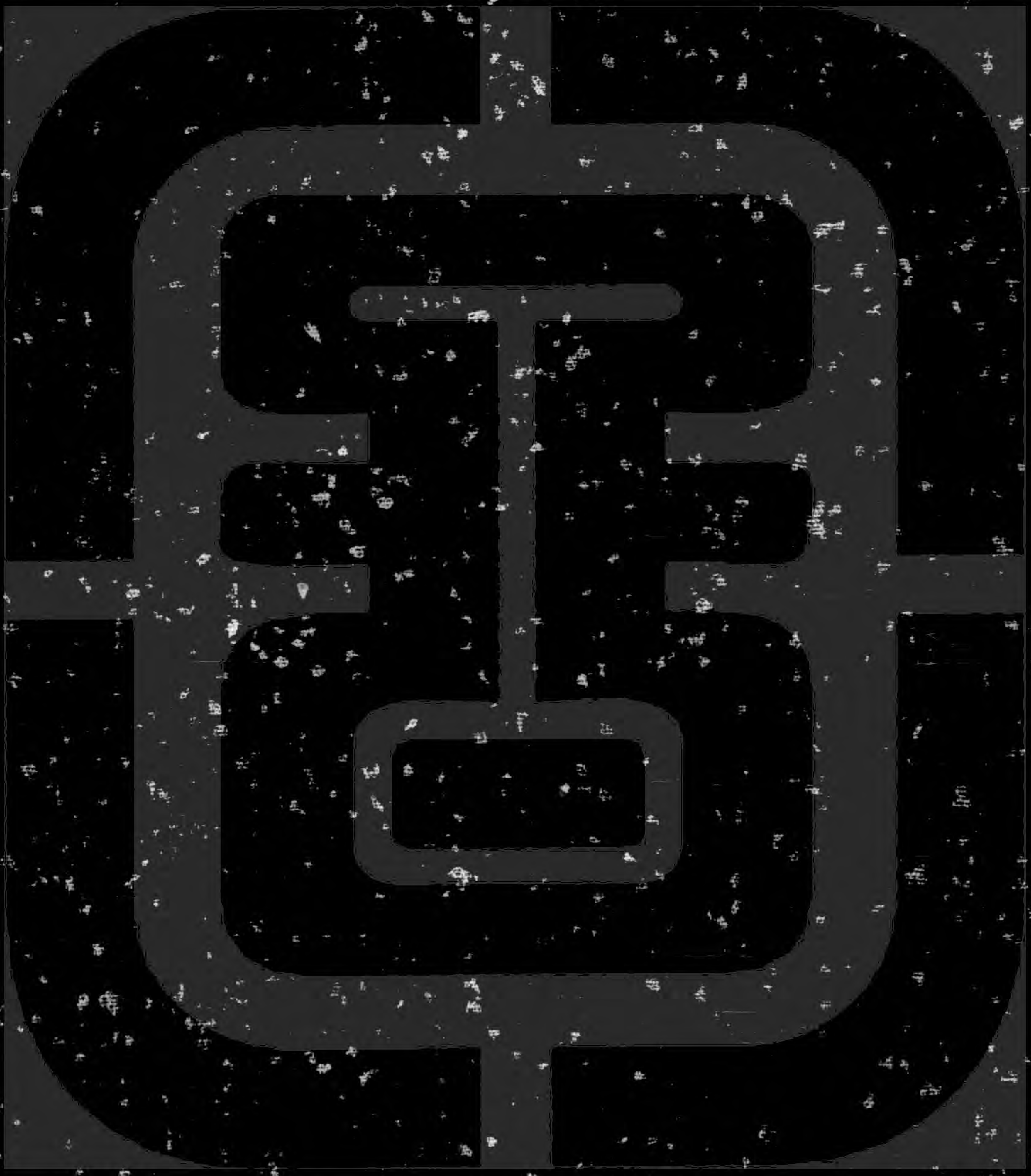
以成效之極言。
篤恭而平
不大声以色
此不顯之妙
毛輶有倫
無声無臭
此不顯之至
愈遠愈妙

右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復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通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声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按饒氏以此一章爲第六大節○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之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体非高虛也事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仝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

通攷

黃四如曰首章言道之在天由体之用此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事末章言人之造道由用之体此學者於枝葉凑泊處一一而後合一箇大本一部中庸只如此看

中庸章句畢